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ISSN 1671-8860, CN 42-1676/TN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地图中的故事：叙事地图的阐释理论与方法框架
作者： 翁敏，喻韩
DOI： 10.13203/j.whugis20240320
收稿日期： 2024-10-28
网络首发日期： 2024-11-05
引用格式： 翁敏，喻韩. 地图中的故事：叙事地图的阐释理论与方法框架[J/OL].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https://doi.org/10.13203/j.whugis20240320>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DOI:10.13203/j.whugis20240320

引用格式：

翁敏, 喻韩. 地图中的故事：叙事地图的阐释理论与方法框架[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4, DOI:10.13203/J.whugis20240320 (WENG Min, YU Han. Stories in Map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for Interpreting Narrative Maps[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24, DOI:10.13203/J.whugis20240320)

地图中的故事：叙事地图的阐释理论与方法框架

翁敏¹ 喻韩¹

¹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城市计算与可视化研究室,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当前, 学术界关于叙事地图的探讨集中在数据组织与可视化方法等领域, 鲜有关关注叙事地图文本意义的研究, 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针对这一局限性, 本文首先在现代阐释学“互补论”的基础上, 引入格式塔心理学“整体优先性”原则, 提出叙事地图“意义格式塔”概念, 将叙事地图意义视为不同层级的意义源和意义衍生项所构成的整体系统, 并将此作为阐释目的; 接着, 以瓦尔堡学派图像学阐释范式为基础, 创新性地引入传播视角, 从本体、寓意、文化、传播场景四条路径出发, 构建叙事地图的阐释方法框架; 进而结合案例, 详细说明了叙事地图的阐释方法, 旨在为叙事地图的阐释提供理论和方法参考。

关键词：叙事地图; 阐释; 意义格式塔; 阐释方法; 武汉红色文化地图

Stories in Map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for Interpreting Narrative Maps

WENG Min¹ YU Han¹

¹ Urban Computing and Visualization Lab,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Narrative maps have become a heated issue of modern cartography. However, former studies have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map design, the media function of maps, as well as data organization and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with rare attention on the interpretive aspects of narrative maps, which are crucial for revealing the meaning of narrative maps. **Methods:** Based on the complementary theory of modern hermeneutics, we introduce the principle of "integrity first" in Gestalt psychology, and propose the concept of "gestalt of meaning", which considers the meaning of narrative maps as a whole system composed of different levels of meaning sources and meaning derivatives, and take this as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This system is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continuous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nd there exists a contextual tension. Then, building upon the iconographic interpretation paradigm of the Warburg School, we innovatively introduce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and construct a four-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narrative maps interpretation: ontology, allegory,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cene. **Results:** Taking "Wuhan Red Culture Map" as a typical case, we demonstrate the interpretation process of narrative maps. This process reveals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proposed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narrative maps. Specifically,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reveals the compositional structure and semantic principles of the formal dimension of narrative maps; allegorical hermeneutics investigates

收稿日期：2024-10-28

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3AFB1112）。

第一作者：翁敏,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地图制图和空间数据分析。wengmin@whu.edu.cn

the implicit statutory meaning of narrative maps; cultural hermeneutics emphasizes the cultural concepts and social structures behind the texts of narrative maps; and the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broadens the interpretative scope of narrative maps. **Conclusions:** The proposed framework exhibits strong reliability in interpreting narrative maps,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eory and in methodology. Future research will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 proposed framework with the help of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cognitive tests.

Keywords: narrative maps; interpretation; gestalt of meaning; interpretation method; Wuhan Red Culture Map

近年来,叙事地图成为了当代地图学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目前,学术界对叙事地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将叙事学分支中的概念引入地图设计^[1-6]、将地图作为一种媒介参与叙事^[7-8],以及研究叙事地图的数据组织与可视化方法^[9-12],少有对叙事地图文本意义的研究,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阐释提供了一种基础的释义方式,任何文本意义都是在阐释过程中实现或者生成的^[13]。在阐释介入之前,叙事地图只是一个有待被认领的对象物或人造物,而阐释的功能便是复活对象的“文本”属性,将其从自然状态引入社会状态,解释或复原文本意指性、意向性内容,从而赋予文本意义^[14]。所以,叙事地图阐释意味着揭开叙事地图不可理解的状态,将叙事地图的意义引向清晰可见。

现代阐释学领域见证了两次显著的范式转移。第一次是从局部阐释学到一般阐释学,19世纪的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将原本针对《圣经》的阐释传统推广为面向所有文本的普遍的理解方法论,其核心目标是准确捕捉文本中的作者原意。第二次是从方法论阐释学转向本体论阐释学,20世纪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与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完成了阐释学的本体论变革,把理解视为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肯定读者对文本意义的领悟^[15]。方法论和本体论是西方现代阐释学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也是彼此对立的两种形态,前者主张还原作者的原意或揭示文本的客观意义,旨在制定一套完善的阐释规则,实现对文本意义的正确理解;后者则认为,阐释者的历史性决定了阐释活动在本质上是一起效果历史事件,是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重视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赋予。在处理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学界大多倾向于“互补论”,即建构一种融方法论和本体论于一炉的综合性的新阐释学^[16],系统地阐释文本包含的三个意义维度,即作者意图、文本意义和读者会议。

然而,叙事地图阐释中的“意义”追索相较于普通文本来说,具有更为复杂的内涵,三个意义维度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会对阐释意义上的共识形成造成影响。其一,作者意图方面,叙事地图的生成方式并非如“科学”地图一般以本体论和认知论“表征现实世界”为底层逻辑^[17-18],而是依托语言符号学“意义创造”的理论逻辑,追求主体关系的再现^[19],受到一个时代的政治观念、文化思潮、媒介装置体系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与限制,这使得阐释学所关注的叙事地图“原意”或“本意”问题变得更为复杂^[20];其二,文本意义方面,相对于携带着顽固元语言系统的语言文本,叙事地图文本以地图语言为载体,受制于制图者意图的自由摆布,且更依赖于语境本身的语言和规则,承受着外部要素的肆意入侵,从而导致叙事地图文本意义的稳定性较为脆弱。其三,读者会议方面,面对叙事地图这一阐释对象,阐释者通常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很难做到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而阐释者之所以选择某个角度而非其他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以及阐释目的的影响,“前见”和“阐释目的”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21]。如果不加限制地放大阐释者的权力,并赋予个人主观阐释绝对的合法性,那么阐释的随意性将导致意义无边界、价值无尺度,最终可能引向激进的历史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叙事地图的阐释理论与方法框架,从而把握不同主题、内容、形式的叙事地图“文本”语言及其话语结构和逻辑,是叙事地图研究的一个关键议题。

1 叙事地图的阐释目的

现代阐释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学理互斥,为叙事地图阐释的路径选择和学理奠基提供了反思的视角和参照的对象。阐释目的所包含的三个意义维度,在叙事地图阐释中可以理解为制图者意图、叙事地图本义和读图者会议。制图者意图是制图者将地图叙事故事在心理空间中的映射通过地图语言传达出的特定内涵,体现了其目的性和意向性;叙事地图本义是由地图语言构成的文本所传递的信息,由多个层次的意义要素架构而成;而读图者会议乃是读图者通过解读叙事地图文本所领会和理解的文本意义。其中,叙事地图本义侧重于对叙事地图文本的语句构造、修辞手法及其物质形态的关注,因此在方法论上具有强烈的实证特性。相较于单一制图者意图的相对确定性,读图者本身是一个无限的开放概念,无数读图者会产生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自由解读,导致读图者会议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最多元也最开放。

现代阐释学本体论主张制图者本意,方法论注重读图者会议,然而,方法论并非与本体论相对立,而是理解和探索本体论的重要途径和补充。只有通过恰当的技术手段,我们才能深入理解并揭示叙事地图所蕴含的真实意义。叙事地图作为一个复杂的语言系统,包含了诸多地图语言符号及其相互关系。同时,叙事地图阐释的三个意义维度具有时间上的连续过程,即从制图者意图到叙事地图本义再到读图者会议,如果未能将三者视为一个共同结构、完整的动态传播过程,则失之于片面。因此,对叙事地图的阐释要借鉴“互补论”的观念,从单因阐释向复杂系统阐释的方法论转变,进而实现从意义实体论向意义建构论的转变^[2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尝试在引入格式塔心理学“整体优先性”原则^[23]的基础上,提出叙事地图“意义格式塔”这一概念,将叙事地图的意义理解为在时间维度上组织起来的结构化系统,并以复杂系统的视角来探究叙事地图阐释方法论问题,旨在实现叙事地图阐释理论及其方法框架的系统性与协调性。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心理活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场域,展现出整体性和结构化的特点。“格式塔”意味着一个被感知的整体,其意义超越了组成它的各个部分。这为叙事地图的意义阐释提供了洞见。因此,叙事地图的“意义格式塔”概念着重于从整体系统的视角来理解叙事地图的意义,避免过分强调单一要素,而是探究这些要素在整体结构中的角色与相互关系。叙事地图阐释的三个意义维度在“意义格式塔”中起到不同的作用。作为客体范畴的叙事地图文本与作为主体范畴的制图者,构成了意义的二元关系性源头,两者具有复杂而非同一的关系。其中,叙事地图文本蕴含着有待阐释的第一层意义,而对文本的阐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制图者意图等复杂的主体因素,这构成了第二层意义。换言之,只有将叙事地图本义作为核心,并将制图者意图纳入考量,阐释者才有可能构建出完整的“意义格式塔”。不同于意义源,读者属于另一个范畴,严格说来虽不是意义的来源,却也是意义实现的必要条件,姑且称之为“意义格式塔”中的意义衍生项。

值得注意的是,制图者、叙事地图文本和读图者总是处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定语境之中,语境乃是三者存在其间并产生意义关联的历史构架。其一,制图者语境是制图者制图的背景,也是制图内容的特定来源;其二,制图者生命有限性与叙事地图文本生命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关联性语境的存在。也就是说,叙事地图文本最初所遵循的语言习惯和规则源自制图者语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本的持续传播,文本会进入新的语境,适应并反映出新语境的特点。这种适应过程可能导致在不同语境间产生距离感、差异性,甚至引发冲突,因为在每个新语境下存在不同的方式解读和重构原有的叙事地图文本;其三,读图者阅读语境。如果读图者与制图者处于相同时代,共享相同的语境来理解叙事地图文本,则它与制图者语境一致。然而,如果读图者与制图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历史跨度,或者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则会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三种语境的存在建构了一个复杂的语境构架,涉及制图者、文本与读图者。从历时性的

角度来看，不同历史时期的显著差异对阐释过程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即便是同一时代的读图者和制图者，也可能因为各自的文化背景差异而对叙事地图文本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种语境构架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阐释叙事地图时，必须考虑到语境对意义构建的影响。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概念，强调了历史与当下视角的辩证结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地消除时间差异，而是将过去的期待视野与现在的期待视野相结合，创造出一个更广阔的阐释平台。这个更全面的视野成为理解文本全貌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距离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因素，是推动创造性阐释的动力，而非障碍。通过不断的对话和重审，那些错误的或不充分的阐释被逐渐排除，同时，新的意义和洞见得以显现，丰富了对文本的理解。由此，可以将叙事地图的“意义格式塔”理解为一个由不同层级的意义源和意义衍生项组成的整体系统，这个系统处于不断生成与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存在着语境上的张力关系。

2 叙事地图的阐释方法

瓦尔堡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从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规约意义（conventional meaning）和内在意义（intrinsic meaning）三个维度出发进行系统论述^[24]，已经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图像学阐释范式。三个维度与德国古典阐释学先驱弗里德里希·阿斯特（Friedrich Ast）提出的文字阐释三个层次——文字层次（句法层次）、历史层次（意义层次）、文化的层次（时代精神层次）分别对应。据此，本文提出叙事地图阐释方法的前三条路径——本体阐释路径、寓意阐释路径和文化阐释路径，分别对叙事地图进行视觉语法分析、视觉话语分析和视觉文化分析。然而，在这样的阐释思路之下，叙事地图处于一个“静观”的考证与解读结构中，并未被置于传播与实践的场景中加以阐释，忽视了叙事地图阐释的系统性和语境问题。具体说来，在“图像转向”和“深度媒介化”的总体背景下，语境存在于传播生成逻辑之中，甚至语境本身便是传播实践的产物。对于当前高度依赖媒介逻辑而存在的叙事地图而言，其意义系统超越了瓦尔堡学派的“象征”框架，更多地受制于传播结构中由制图者和读者参与构建的“编码/解码”框架，故亟需引入传播的视角进行拓展。叙事地图的阐释不仅要关注一个时代象征一致性或整体性的某种意义取向，更要关注其在传播系统中呈现出复杂的、多元的意义面向，即叙事地图的“意义格式塔”。因此，叙事地图阐释迫切需要重返传播场景，在传播维度上重新审视叙事地图的释义规则问题。传播学视角的引入拓展了叙事地图阐释方法的第四条路径，即对叙事地图传播场景的阐释分析。

鉴于此，本文将叙事地图的“意义格式塔”作为阐释目的，以瓦尔堡学派图像学阐释范式为基础，创新性地引入传播视角，从本体、寓意、文化、传播场景四条路径出发，构建叙事地图的阐释方法框架，并结合案例进行具体的阐释分析，旨在为叙事地图的阐释提供理论和方法参考。

表 1 叙事地图阐释方法框架

Tab.1 Framework of Narrative Map Interpretation Methods

释义系统	分析层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本体阐释学	视觉语法分析	叙事内容分析	故事事件
			叙事结构
		文本结构分析	底层结构
			上层结构
		语义规则分析	叙述方式
			排布结构
			排布方式

寓意阐释学	视觉话语分析	意指系统分析	直接意指
			含蓄意指
		修辞结构分析	视觉隐喻
			视觉转喻
		发生语境分析	互文语境
情景语境			
文化语境			
文化阐释学	视觉文化分析	文化历史分析	
		文化观念分析	
		文化政治分析	
传播学	传播场景分析	生产与传播	
		接收与解读	

2.1 叙事地图本体阐释分析

叙事地图本体阐释分析着重于揭示叙事地图所呈现和模仿的自然意义,通常包括可识别的物象或事件,旨在揭示叙事地图形式维度的构成结构及语法规则。受到甘瑟·克雷丝(Gunther Kress)和西奥·凡勒文(Theo van Leeuwen)两人提出的视觉语法分析模型^[25]的启发,叙事地图本体分析的阐释路径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一是叙事地图叙事内容分析。首先要分析叙事地图的故事事件,地图叙事故事是地图叙事开展的动力与素材,其核心是事件。其次,制图者通过对叙事地图故事的感知和思考形成地图叙事构思,即叙事地图故事在制图者心理空间中的映射,呈现在叙事地图中的主要表现为叙事地图的叙事结构,因此,要对叙事地图的视角(包含人称和视点)、结构展开分析;二是叙事地图文本结构分析。按照结构主义的基本假设,“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既定的结构中,而结构所关心的恰恰是要素之间的逻辑和关系。叙事地图“文本”存在着类似文字语言语素构词的底层结构以及词构成句、句构成篇的上层结构,因此,对叙事地图文本结构的分析主要从地图符号的视觉变量和“词一句一篇”的语法规则展开;三是叙事地图语义规则分析。一系列具有相同表意目的的地图符号通过视觉通道的构建组构在一起,形成最终完整的叙事地图“文本”。语义规则反映符号所述内涵间的结构和关系,类似于“文本”语言的句法和谋篇布局,是心理空间中认知图式层级结构的体现,主要体现为叙事地图的叙述方式、排布结构和排布方式。

2.2 叙事地图寓意阐释分析

第二层次的叙事地图寓意阐释分析,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图像学分析方法,专注于挖掘叙事地图隐含的规约意义。这种意义是特定时代内被广泛认可、共享并遵循的,它超越了本体阐释分析对文本的直接描述,继而聚焦于叙事地图所蕴含的深层话语内容。为了全面阐释叙事地图文本的深层话语意义,可以通过追溯以下三种意义的“来源”,开展视觉话语分析:一是规约符号的意指系统分析。罗兰·巴特认为,符号不仅仅是传递既定意义的媒介,更是一个活跃的参与者,在意义的生成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提出的二级符号系统理论^[26],有助于分析叙事地图中的含蓄意指,即叙事地图中的符号(能指)如何与社会共识或文化传统中的特定概念(所指)相联系,从而形成复杂的意义结构;二是意义规则的修辞结构分析^[27]。按照马塞尔·达内西(Marcel Danesi)的观点:在视觉文本的表征体系中,同样存在一个类似于语言系统的信息/话语编码系统——修辞结构^[28]。为了真正理解视觉符号生产或视觉话语建构这一基础性的视觉编码系统,需要对其修辞策略展开分析;三是文本实践的发生语境分析。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Jonathan H.Turner)将社会认识区分为微观(人际互动)、中观(社会组织)和宏观(国家系统)三个分析层次,并认为“这种三分法既是理论分析上的分类,也是社会现实自身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叙事地图当作一种社会

文本，并从象征性实践的角度来分析叙事地图的意义机制，通过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种基本的语境形态及分析路径^[29]，深入探讨由视觉语境所设定的释义规则。

2.3 叙事地图文化阐释分析

第三层次的叙事地图文化阐释分析致力于深入探究叙事地图生产的文化语境与历史背景，挖掘叙事地图文本背后所蕴含的丰富象征意义和深层次内涵，更多地将叙事地图视为时代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的重要载体。彼得·伯克（Peter Burke）提出观点，“图像与文本及口述证词同等重要，都是历史证据的关键来源，它们捕捉并记录了见证者所目睹的事件”^[30]。采用图像史学的方法来分析，叙事地图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符号，既可以体现为一个文化历史问题，又可以还原为一个文化政治问题。因此，叙事地图文化阐释学可以进一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文化历史阐释分析。叙事地图的像似性属性以一种可见的、直观的、具体的方式还原历史原本的“模样”，通过对叙事地图资料的挖掘与分析，揭示历史认知的未解之谜，从而打开一个更大的话语世界或思想领域。二是文化观念阐释分析。社会文化存在的精神基础是观念——无论是宏大话语维度的观念形态，或者是日常生活维度的观念形式^[31]。随着图像史学的兴起，图像及其视觉实践的认识论意义被逐渐发现，并且成为社会观念识别与形成的重要认识维度。叙事地图不仅为理解一个时代潜藏的、未知的、存在争议的社会观念话语提供了一种视觉化的史料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同时打开了把握社会观念存在、形成和流变的“视觉之维”。研究叙事地图的观念史，涉及揭示和确认观念的存在形式、追溯观念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以及理解观念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历史发展逻辑。三是文化政治阐释学。20世纪90年代德国汉堡大学创立了“政治图像学研究所”，专注于政治议题，探讨政治人物和事件如何在视觉层面被操纵，政治理念和机构如何被具象化，以及象征元素和图像中所蕴含的政治意蕴^[32]。在政治图像的研究中，“政治图像”并未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被提出，而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而呈现，即用来统称蕴含政治信息的图像，对于叙事地图文化政治的研究可以从政治表达和视觉建构两个方面开展，即叙事地图的政治和政治的叙事地图化。

2.4 叙事地图传播场景阐释分析

第四层次的传播场景阐释分析采用一种实践性、系统性、生态性的方法，从传播的视角探讨了叙事地图发生学意义上的观念起源和出场方式，旨在扩大叙事地图阐释的意义范畴，并为叙事地图文本带来更具开放性和自由度的意义可能性。叙事地图的存在方式通常与其所处的特定场景密切相关，这包括叙事地图的制图环境和其在传播过程中的实践场景。传播场景着重于揭示一种独特时间与空间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语境关系。这种场景是通过一系列基本的元话语概念——如“制图者”“生产”“叙事地图”“接收”“效应”“反馈”等——构建起来的复杂形态。传播场景的重要性在于，它为叙事地图的意义阐释提供了一个由生产/接受所决定的“供给结构”或“流动关系”构成的场景，这种动态的阐释系统使得叙事地图在传播学构建的知识网络和意义体系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合法存在形态。基于这种形态，叙事地图得以展现出一种与现实逻辑和经验基础相一致的解读方式。

在众多传播行为模式中，存在一种基础的传播结构，即“传者—文本—受众”或“生产—文本—接受”。其中，“传者/生产”和“受众/接收”作为意义传递的两个关键节点，分别与叙事地图“意义格式塔”中的制图者本义和读图者会议相呼应，影响着叙事地图文本的生产和接收。正因如此，文本的意义来源，要么体现为传者意识支配下的“意义传导”，要么体现为受众意识作用下的“意义回流”^[33]。鉴于传播结构对于叙事地图存在方式的关键性作用，深入剖析传播结构，全面考察传者、媒介、受众等传播要素“施加”在叙事地图上的意义“传导”方式，已成为叙事地图阐释领域亟待讨论的问题。

对叙事地图传播场景的阐释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叙事地图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分析。这两个基础环节中蕴涵着叙事地图意义传达的初始阶段，主要包括叙事地图的创作

背景、创作者，以及传播媒介。二是对在叙事地图的接收与解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受众的分析。美国当代媒介批评家菲斯克（John Fiske）提出，解读并非简单地从文本内部提取意义，而是在文本与处于社会背景中的受众之间的互动对话中形成意义，文本的意义构建受到受众解读文本时所依赖的话语体系（例如知识、偏见等）的影响^[34]，因此，受众在叙事地图的意义构建中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文化传统和时代变迁^[35]等宏观因素，以及教育经历、社会经验、社会地位、性别等微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受众对叙事地图的解读存在着同意式、协商式和反对式三种立场。

3 典型案例

本文将《武汉红色文化地图》为典型案例，进行叙事地图的阐释。图面如下图 1 和图 2。



图1 “武汉红色印迹”（审图号：武汉市 S(2021) 022 号）
Fig.1 “Wuhan Red Imprint”(Approval Number: Wuhan S (2021) 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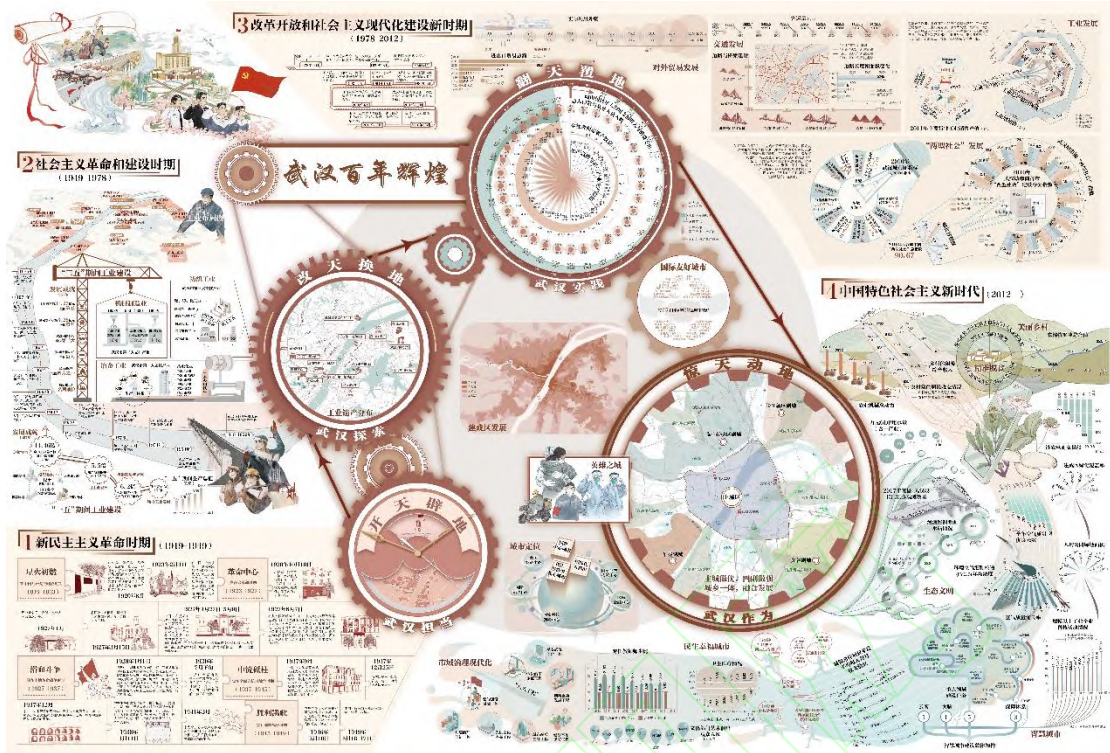


图2 “武汉百年辉煌” (审图号: 武汉市 S(2021) 022 号)

Fig.2 “Wuhan's Century of Brilliance”(Approval Number: Wuhan S (2021) 022)

从本体阐释学路径出发,《武汉红色文化地图》内容上包含“武汉红色印迹”和“武汉百年辉煌”两个叙事主题,二者具有“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的逻辑关系。“武汉红色印迹”(图1)的主图以武汉独有的“两江四岸一东湖绿心”城市特色空间构架为背景,采用鸟瞰视角,巧妙地利用135个具象符号,对党史纪念地、党史遗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校园红色教育资源进行空间化表达。在地图的左侧,展示了全市范围内的红色文化资源分布情况,底部则详细描绘了红色旅游线路和校园红色教育资源分布;“武汉百年辉煌”(图2)采取时空互动融合的编排方式,宏观上以时间为线索而在微观上以空间为线索,将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汇聚成砥砺前行的奏鸣曲,为读者讲述在党的领导下江城武汉各个阶段的发展特色、辉煌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继承传统地图学地图符号的视觉变量^[36],同时吸纳图像学中图像的基本元素^[37],底层结构基本视觉变量的阐释可从图形、色彩与光影三个角度展开。图形变量又分为形状、尺寸、方向和纹理四种,色彩变量分为色相、纯度和亮度三种,光影变量则主要强调光效与阴影的营造。视觉变量构建成的独立视觉对象(符号),形成了可类比文字语言“词—句—篇”语法规则的上层结构。可将《武汉红色文化地图》中的三类地图符号理解为词,首先,“词”在视觉通道的作用之下有机组合生成句子,如图3(a)展示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武汉的工业遗产分布图:地图图形符号表示武汉的水系、道路等基本要素,图像符号以具象化的矢量风格展示工业遗产的具体类别,文字符号补充说明工业遗产的名称。接着,通过叙述方式、排布结构和排布方式等内在规律塑造更高层级的视觉通道,“句子”被有逻辑地组织在图面上形成段落、篇章,传达完整的叙事地图“文本”信息。《武汉红色文化地图》采用了描述、概述、省略和特写等叙述方式,综合运用中心构图、引导线构图、框架构图等排布结构,以及排比、蒙太奇等排布方式,在形式上构建节奏与韵律,增强叙事“文本”的整体感。具体说来,叙述方式方面,“武汉百年辉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进行描述,每个阶段下通过重要历史事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成就进行概述,并且聚焦于部分事件和成就进行特写;排布

结构方面，以滚动的历史齿轮作为视觉中心，齿轮间通过带有箭头的连接线引导视觉路径，四周则通过色块形成框架展示每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和成就；排布方式方面，属于同一层级的四个阶段以相似的样式排比排布，根据每个阶段的主题思想，使用了蒙太奇的技法将事件和成就有机地、艺术地组接在一起。既有宏观的段落、节奏、韵律，又有微观的细节特写，从而使图面局部和全貌达到多样统一，情节叙事收放自如。

寓意阐释学提供了对《武汉红色文化地图》进行话语分析的三条路径：首先，可借助罗兰·巴特提出的二级符号系统把握意指结构中的含蓄意指，即客观符号背后的外延意义。如图 3(b)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插画部分，该图像符号直指层面的所指为依托武汉长江大桥为背景的三位人物角色，根据衣着打扮判断其身份为党和工程师，结合这段时期的发展主题，以及人物的神情，可以挖掘出该图像符号涵指层面的所指，“一五”“二五”期间武汉所取得的诸多成就是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接着，需要对意义性修辞作用下的深层语义内涵进行讨论，即揭示比喻、比拟、借代、象征、对比、隐喻等手段所引发的叙事“文本”丰富的内涵层次与想象张力。由线条、色彩、光线、块面、构图等视觉元素，以及符号本身所呈现的相似性特征，乃至公约性的认知框架都可能成为触发意义性修辞构建的动因^[38]。比如“武汉百年辉煌”图面中心通过历史车轮的隐喻叙事设计，串联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文化层积。又如图 3(c)所示第四阶段的主色调设定为绿色，这种通常与植物世界和生机勃勃相关联的颜色，已经将其生命活力的象征性色彩效应转化为一种独特的生命意涵，因而从视觉上看，这种色彩的使用建立了形式上的象征与意义之间的关联；然而，公约性认知框架并非原先存在的、绝对普遍的，而是受到叙事地图生产与阐释的语境规约所影响，因此同时，还需要对叙事地图的语境进行分析。如图 3(c)信息可视化选取了莲花、蒲公英、仙鹤、海豚等元素，普遍认知下，莲花象征着纯洁、高贵、和谐、爱情等美好的意义，仙鹤有长寿、幸福、吉祥和忠贞等象征意义，而在此处的语境下，这些元素与生态文明的对应关系也是具有公约性的普遍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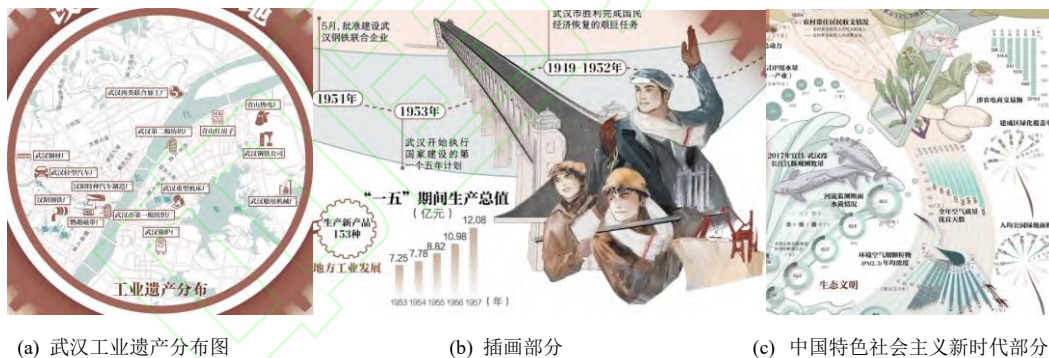


图 3 视觉话语分析示例

Fig. 3 Example of Visual Discourse Analysis

从文化阐释学路径出发，重返《武汉红色文化地图》生产的文化语境和历史现场，旨在挖掘图中体现的历史问题、观念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历史上，武汉作为一座矗立在长江之滨的英雄之城，扭转危局的八七会议在这里召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被成功阻击。翻开党史上的武汉，它总是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武汉红色印迹”（图 1）通过传递场景和风貌的方式，呈现江城武汉红色画卷，展现了武汉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武汉百年辉煌”（图 2）体现武汉在党史的几个重大时间节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武汉经历了战火、蜕变、发展、重生，展现了独有的生命力和英雄气质，也体现出了党和人民发展观念的转变。观念的历史决定了叙事地图的历史，而叙事地图是对某种“观念形式”的微妙回应，因此可以在视觉维度上识别和接近特定的“观念形式”。与此同时，政治权力则通过叙事地图表达意识形态价值，对于叙事地图的文化政治分析关注叙事地图的历史记忆

重构和其所受的政治机制影响。比如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大力发展工业建设,改革开放时期促进对外贸易和“两型社会”的发展,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等主题也与当前的社会发展观念相契合。

从传播学路径出发,《武汉红色文化地图》创作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旨在充分利用武汉在历史进程中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更好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传统的叙事地图传播媒介是以单纯的视觉和听觉体验为主的线性表达方式,凭借着强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和丰富的经验,将严谨性转化成主要的优势,但对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较高,单向的传播方式缺少个性化,没有受众反馈环节,不能满足受众需求。如今在网络媒体的不断推动下,传播媒介渐渐走向数字化,《武汉红色文化地图》同样在传播媒介上进行创新,以纸质、丝绸、微电影和电子地图 4 种形式呈现,兼具实用性和教育性。在叙事地图的传播过程中,作为叙事地图解读主体的受众处于信息的接收端,受众会根据自身的信息需求来对叙事地图进行选择,进而根据自身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等对叙事地图的意义进行解读。对于《武汉红色文化地图》来说,武汉当地人和外地人、地图研究者和非专业受众都会有不同的读图感受。受众对叙事地图的阐释可能是同意的,即受众按照信息被编码时的参考代码对其进行译码,与制图者心灵相通、产生共鸣;也可能是反对的,即受众对鱼龙混杂的叙事地图持有谨慎的态度,也有可能是故意而为之;更多时候阐释是协商的,一方面尊重主流定义进行宏观(抽象)表述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更为严格、具体层面上,它制定出自己的程序——它的运作中会有不符合规则的例外^[39]。对于叙事地图的传播过程来说,具有自由意志的受众属于不可控的客观因素。作为制图者和传播者对于受众解读这一环节无法进行过多的干预,一旦叙事地图通过媒介传播出去,其意义的生成与传播阶段即告一段落,剩下的接收与解读的职责只能交到受众的手中。

4 结语

针对当前学术界对叙事地图文本意义探讨不足的限制性,本文首先基于现代阐释学的互补理论,引入格式塔心理学“整体优先性”原则,并提出“意义格式塔”的概念,把叙事地图意义视为一个由不同层级的意义源和意义衍生物构成的整体系统,并以此为阐释的目的,这个系统处于不断生成和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并在语境中存在张力关系;接着,基于瓦尔堡学派的图像学阐释范式,创新性地引入传播视角,并构建了一个四维框架来阐释叙事地图,包括本体阐释学、寓意阐释学、文化阐释学和传播学;进而,以“武汉红色文化地图”为典型案例,详细阐述了叙事地图的阐释过程,这一过程证明了提出的叙事地图阐释框架的有效性。本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两点:①提出了以现代阐释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叙事地图“意义格式塔”概念,为叙事地图的阐释提供了理论依据;②构建了叙事地图的阐释方法框架,为叙事地图的阐释提供了技术支持。本文提出的阐释理论与方法框架不仅适用于叙事地图的阐释,同时也可以为其他类型的地图阐释提供一定的参考。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并未与其他阐释方法进行优劣比较,以及有待对形成的叙事地图阐释结果进行质量评价等。针对这些不足,将借助问卷调查、访谈、认知测试等方法进行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 [1] Muehlenhaus I. Looking at the big picture: adapting film theory to examine map form, meaning, and aesthetic[J]. Cartographic Perspectives, 2014(77):46-66.
- [2] Su Shiliang, Wang Lingqi, Du Qingyun, et al. The design of campus cultural atlas—a case of LuoJia Walking Atlas[J]. Scienc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2020, 45(12):153-160. (苏世亮, 王令琦, 杜清运, 等. 校园文化地图集设计——以《漫步珞珈地图集》为例[J]. 测绘科学, 2020, 45(12):153-160.)
- [3] Su Shiliang, Sun Qingxuan, Zhang Jianguo, et al. Creative map design for local food culture[J]. Scienc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2020, 45(12):153-160.

- Mapping,2022,47(6):181-187,212.(苏世亮,孙晴莹,张江玥,等.地方特色饮食文化创意地图设计[J].测绘科学,2022,47(06):181-187+212.)
- [4] Su Shiliang, Wang Lingqi, Du Qingyun, et al.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issues and design framework of metaphorical map[J].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2024,26(1):72-84.(苏世亮,王令琦,杜清运,等.隐喻地图的基本理论问题[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24,26(1):72-84.)
- [5] Wang Lingqi, Zhang Jiangyue, Weng Min, et al. Making a narrative tourism map: the case of Jiaxing's 'Red Boat Spirit Map', China[J]. Journal of Maps,2024,20(1):1-15.
- [6] Ma Chenyan, Liu Yaolin. Map Visual Art Oriented by Structuralism and Deconstruction of Symbol Philosophy[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06, 31(6): 552-556.(马晨燕,刘耀林.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符号哲学导向下的地图视觉艺术[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6, 31(6): 552-556.)
- [7] Pearce M,Louis R.Mapping indigenous depth of place[J].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2008,32(3):107-126.
- [8] Su Shiliang,Wang Zhuolun,He Shenjing,et al. Rethinking the theoretical genesis, research paradigm and research agenda of Geo-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79(01):187-205.(苏世亮,王卓伦,何深静,等.社会地理计算的理论逻辑与研究范式及展望[J].地理学报,2024,79(01):187-205.)
- [9] Caquard S, Cartwright W. Narrative cartography: from mapping stories to the narrative of maps and mapping[J]. The Cartographic Journal, 2014, 51(2): 101-106.
- [10] Kraak M J, Kveladze I. Narrative of the annotated space-time cube-revisiting a historical event[J]. Journal of Maps, 2017, 13(1): 56-61.
- [11] Ying Shen, Hou Siyuan, Su Junru,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me Map[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20, 45(9): 1334-1343. (应申,侯思远,苏俊如,等.论游戏地图的特点[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0, 45(9): 1334-1343.)
- [12] Ma Chenyan, Fei Lifan. Design of Visual Transmitting in Map Emotion Information[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05, 30(4): 313-316.(马晨燕,费立凡.地图情感信息视觉传达设计[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5, 30(4): 313-316.)
- [13] Hong Handing. On the Concept of Auslegung (Interpretation)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21, (07): 114-139+206-207.(洪汉鼎.论哲学诠释学的阐释概念[J].中国社会科学, 2021, (07): 114-139+206-207.)
- [14] Liu Tao. Iconology and the Image Interpretation System [J].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2021, (02): 9-12.(刘涛.图像学与图像释义系统[J].教育传媒研究, 2021, (02): 9-12.)
- [15] Zhu Haikun. Methodological or Ontological: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Strauss-Gadamer Hermeneutic Controversy[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4, 64(02): 96-104.(朱海坤.方法论还是本体论——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阐释学之争的学理重省[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4(02): 96-104.)
- [16] Zhu Liyuan. Re-examination of Hegel's "The End of Art" in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J]. Academic Monthly, 2022, 54(02): 140-157.(朱立元.阐释学视域下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审视[J].学术月刊, 2022, 54(02): 140-157.)
- [17] Su Shiliang, Wang Lingqi, Du Qingyun, et al. Revisiting narrative maps: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issues and a research agenda[J]. Acta Geodaetica et Cartographica Sinica, 2023, 52(12): 2178-2196. (苏世亮,王令琦,杜清运,等.叙事地图的基本理论问题——逻辑理据、概念界定、表征机制与研究议题[J].测绘学报, 2023, 52(12): 2178-2196.)
- [18] He Beijie, Zhao Yu, He Jie, et al. Ontology Modelling of Ancient Map Information Through a Cognition-Practical Model: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shi Lei Archives[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24, 49(4): 546-561. (何蓓洁,赵宇,何捷,等.使用认知-实践模型的古地图信息本体建模:以样式雷建筑图档为例[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4, 49(4): 546-561.)
- [19] Fish C S. Elements of vivid cartography[J]. The Cartographic Journal, 2021, 58(2): 150-166.
- [20] Liu Tao. Beyond "Symbol Analysis": Media Materiality and Ico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Theories[J].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22, (12): 57-73+211+215. (刘涛.超越“象征之殇”:物质逻辑与图像阐释的媒介视角——通往以媒介为方法的图像阐释学[J].探索与争鸣, 2022, (12): 57-73+211+215.)
- [21] Li Chunqing. On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One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s in Chinese literary hermeneutics[J]. Dongyue

- Tribune,2024,45(01):115-124+192.(李春青.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J].东岳论丛,2024,45(01):115-124+192.)
- [22] Zhou Xian.Gestalt of Meaning in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8,(07):163-183+208.(周宪.系统阐释中的意义格式塔[J].中国社会科学,2018,(07):163-183+208.)
- [23] Koffka K. Principle of gestalt psychology(vol.1)[M].Li Wei,trans.Hangzhou: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1997:136-230.(库尔特·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上册)[M].黎伟,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36-230.)
- [24] Panofsky E .Studies in iconology : 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D].Harper & Row,1939.
- [25] Kress G R, Van L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Routledge,1996.
- [26] Barthes R. Rhetoric of Image: Advertising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M].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5:36-52.(罗兰·巴尔特.形象的修辞:广告与当代社会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6-52.)
- [27] Foss, Sonja K .Ambiguity as persuasion: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J].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986, 34(3):326-340.
- [28] Liu Tao.On Metonymy: The Metonymic Signification of Image and Visual Rhetoric Analysis[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18,(10):112-120+128.(刘涛.转喻论:图像指代与视觉修辞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8,(10):112-120+128.)
- [29] Liu Tao.On Context: Interpretation Method and Visual Rhetoric Analysis[J].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18,55(01):5-15.(刘涛.语境论:释义规则与视觉修辞分析[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5(01):5-15.)
- [30] Parker P. Eyewitnessing[M].Yang Yu,tran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9+44.(彼得·伯克.图像证史[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44.)
- [31] Liu Tao. Visual rhetoric[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21:420.(刘涛.视觉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420.)
- [32] Frekna U, Li Shuangzhi. The Histor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of Political Imagery: An Artistic Theory Study of the Hamburg Warburg Library [J].World Art,2007,(03):2-7.(乌韦·弗莱克纳,李双志.政治图像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汉堡瓦尔堡图书馆的艺术理论研究[J].世界美术,2007,(03):2-7.)
- [33] Liu Tao. The Image Condition: Visual Practice and Image Interpret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 Discussion on the Meaning System of Image Hermeneutics[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23,(04):111-124.(刘涛.图像的境况:视觉实践与图像阐释的传播视角——兼论图像阐释学的释义系统[J].南京社会科学,2023,(04):111-124.)
- [34] Fiske J. Television Culture[M].Qi Ahong,Zhang Kun,trans.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93(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93)
- [35] Fu Ping, Yang Bo. The Thickness of News Photograph: Comments and Analyses of World Press Photo Works[J].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view, 2011,(00):181-189+223+235.(傅平,杨波.新闻图片的“厚度”:“荷赛”奖作品评析[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00):181-189+223+235.)
- [36] Piao Jinbo. Linguistic Tur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Philosophy History[J].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6(1): 83-86.(朴金波.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1):83-86.)
- [37] Liu Hehai. A Study of "Image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D/OL].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2019[2023-11-29].(刘和海.符号学视角下的“图像语言”研究[D/OL].南京师范大学,2019[2023-11-29].)
- [38] Lu Yong. Metaphor Mechanism and Discourse Production of Modern Image Narrative[J].Journal of Shantou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35(10):20-25+94.(鹿咏.现代图像叙事的隐喻机制及其话语生产[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5(10):20-25+94.)
- [39] Zhang Guoliang. Classic text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M].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12:436.(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36.)

网络首发:

标题: 地图中的故事: 叙事地图的阐释理论与方法框架

作者: 翁敏, 喻韩

收稿日期: 2024-10-28

DOI:10.13203/j.whugis20240320

引用格式:

翁敏, 喻韩. 地图中的故事: 叙事地图的阐释理论与方法框架[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4, DOI:10.13203/J.whugis20240320 (WENG Min, YU Han. Stories in Map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for Interpreting Narrative Maps[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24, DOI:10.13203/J.whugis20240320)

网络首发文章内容和格式与正式出版会有细微差别, 请以正式出版文件为准!

您感兴趣的其他相关论文:

人类世地图: 绘制人类世的地图

任桂磊, 高俊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4, 49(4): 624-630.

<http://ch.whu.edu.cn/article/doi/10.13203/j.whugis20230263>

高精地图的知识图谱表达

齐如煜, 尹章才, 顾江岩, 陈毅然, 应申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4, 49(4): 651-661.

<http://ch.whu.edu.cn/article/doi/10.13203/j.whugis20230308>

任务驱动视角下机器地图现状与发展

徐连瑞, 游雄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4, 49(4): 609-623.

<http://ch.whu.edu.cn/article/doi/10.13203/j.whugis20220578>